

编者按

在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，生态之美如喧嚣中蒙尘的珍宝。本期邀您穿梭在烟雨朦胧的古村、碧水连天的水库、巍峨连绵的群山中，聆听万物诉说的生命哲思，寻回内心的宁静与力量。

烟雨小埠村

文/邓亚兰

若将与一座城市的相逢比作恋情，那心心念念处，终会赴约相遇。许是缘分牵引，某个春日，我踏歌而行，与郴州的山水撞个满怀。

初入郴州，淅淅沥沥的雨便来相迎。雨中的郴州，似江南的女子，柔软绵绵，慵懒而妩媚。透过朦胧雨丝，小桥流水、古井人家更加别有韵味。路边小草、小树越发青翠，枝头花朵被风摇落，沾着雨滴飘向远方，每一片花瓣的坠落，都是一场优雅的谢幕。那落在苔痕上的粉红，与墙边的垂柳新绿相映，竟将暮春的惆怅，染成了一抹温柔的隽永，化作对生命的深深眷恋，恰似李清照笔下的“梧桐更兼细雨”，每一滴都藏着无尽的深情。即便凉意沁人，我依然撑伞下车，踩着雨滴的节奏，走进郴州的古村。

小埠村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蜿蜒的麻石板路贯穿全村。错落有致的明清民居，青墙黛瓦与山水相映，宛如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卷。往昔，郴州地处僻壤，东晋、南宋已有移民南下，明清时期迁徙者更是络绎不绝。小埠古村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，先民沿古道至此。历经六百余年，踏入村中，典型的徽派封火墙静静伫立，无声诉说着先民的迁徙渊源。

这座古村留存至今，现存56栋明清古建筑，古韵扑面而来。独特的邓氏宗族文化在此扎根生长，戏台、茶馆、书院、祠堂等建筑星罗棋布，甚至还有保存完好的小姐闺房阁楼，仿佛仍能让人看见当年绣球抛下、红绳一牵的浪漫场景。

古村房子大多已斑驳，木梁也有些歪，形态各异的修补痕迹诉说着往昔繁荣。此处还有“寨岭晓望”“龙泉古庙”“龙潭拥翠”“塔立仁和”“井秀花桥”“深巷民俗”“古墓垂青”“老槐送客”各具风情的小埠八景。村前有一处大池塘，池塘西面有一座新筑的聚贤亭，其后仁和塔与崇圣书院毗邻。这座于2008年重建的宝塔，如今化身图书馆，延续着明末清初旧塔遗韵。

据村中老者追忆，这片土地曾是芦苇摇曳的“芦村洞”，后来商贾云集、炊烟渐起，才易名“小埠”。而今的古村，既有山水明净的清朗，亦有民风淳朴的温热，沧桑的老墙与新生的绿意共生，市井的喧嚣与古建的静谧交织，恰似一幅流动的写意长卷。当细雨如酥时，着一袭汉服襦裙，执一柄油纸伞，在青石板路上拾阶而行，每一步都似踩碎时光的涟漪——恍惚间，便走进了余秋雨笔下“穿梭于江南雨巷”的千年梦境，而小埠古村正以最温柔的姿态，等待每一个与时光重逢的你。

碧水连天

文/秦和元

小车在环库公路的九曲回环间缓行，如清水静流。我暗自揣度，这车速约莫与丹江口水库在南水北调中线水渠的流速相仿。望着窗外连天的碧水、星罗棋布的“千岛画廊”、拗拗曲曲的支流和湖汊，我的思绪在水天之间沉浮——时而沉入库区水底，像鱼儿一样在陶片和瓦当间游弋；时而漫溢水面，化作清泉般向北流淌；时而如同蒲公英的花絮，纷纷扬扬向南飘移。

库底的时光，仿佛静静封存着移民们的故土。四十六万余人背井离乡的那日，粗布衣裳里缝进故乡的泥土，古旧陶罐盛满门前井水，柳条篮中装着麦种豆种。最后一坛泡菜被埋入房后的竹林，屋檐下的腊肉被小心收起。老人摩挲着门前的皂角树，孩子抱着刚满月的羊羔，泪水坠入黄土地，五十五万多亩家园就此沉入碧波之下。

正是这些无私的奉献，换来了水库水位的抬升，造就了一汪澄澈碧水。清水沿着南水北调中线明渠，贴着太行山东麓、华北平原西侧悠悠北去。河南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等省市，皆饮上这来自南方的甘冽水源。人们畅饮清甜水，笑逐颜开。浩浩荡荡的北流清水，使华北平原的地下水位普遍升高，白洋淀重现清波荡漾，荷花飘香，豫冀大地的泉眼次第苏醒，如朵朵莲花，悄然绽放。在邢台百泉，干涸了三十年的泉眼重新涌出清流时，年近八旬的守泉人扑通跪地，热泪与清泉交织，那一幕，是岁月对坚守与奉献最深情的回应。

我的家乡，成了丹江口库区移民们的第二故乡。秉持“搬得出、稳得住、能发展、快致富”的移民迁安目标，当地政府为移民们建起一排排粉墙黛瓦的居民楼。水电网络畅通无阻，生活设施一应俱全，宽敞的晒台上，北方苞谷与南方腊味并肩晾晒，宛如南北风情在此热情相拥。漫步在此，皆是惊喜。每家每户门前，梨树、花椒树、枇杷树、石榴树枝叶交错，香葱、大蒜、芫荽、鱼腥草散发着独特清香，幽兰、月季、茉莉、海棠四季争艳。老人们把从老家带来的石磨安置在桂花树下，每逢端午、中秋，石槽里流淌的乳白琼浆映着月光，仿佛把汉江的支流引到了自家庭院。这里既有乡村的田园野趣，又有城市现代气息。

环库公路宛如一条生态长卷的留白笔触，虽不承载繁重的交通使命，却以独特的诗意勾勒出旅游与环保的双重脉络。当地人和到此游览的客人都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，绝不让垃圾落在景区，确保南水北调的源头活水始终纯净无瑕。所以，这里天更蓝，水更碧，花更艳，草更绿，空气更清新，宛如一处被时光偏爱的世外桃源。

登上丹江口“碧水连天”观景台，沐着春风，那温润的触感并非“心旷神怡”四字所能尽述。极目远眺，我仿佛看到北去的渠水在晚霞中与天相连，它像一条云水间的金色缎带，闪闪波光被移民新村的玻璃窗折射着，熠熠生辉。这一刻忽然读懂：这库区承载的，不仅是四十六万多人的难舍乡愁，更是中原和华北地区的生命之源。

当最后一缕晚霞褪尽时，苍穹的星辰与环库公路的太阳能路灯次第点亮。我蓦地想起《天上的街市》里的画面，此刻“街灯”与“明星”倒映在水库里，仿若晶莹的水晶宫，它与波光潋滟的昆明湖遥相呼应，共同编织出一卷星光与水光交织的璀璨长卷，每一道波纹都在诉说着跨越千里的生命礼赞。

看山近，走山远

文/范学凤

看山，是隔着岁月与想象的凝望。儿时读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，总觉得山是文人笔下的宣纸剪影，是信手拈来的诗意注脚。直到在江南古镇望见云海里的峰影，才懂山的魅力在朦胧——它披着晨雾的纱衣，藏着世界的神秘。

春日的山是新茶初绽的嫩色。山脚下的樱树点燃粉白的云霞，沿着蜿蜒的山道烧向天际；映山红在崖壁上肆意开放，与山涧流淌的浅绿溪水相映成趣。站在晒谷场远眺，整座山像是被春风打翻的调色盘，连空气都浸着草木抽芽的甜。

夏日的山化作深绿海浪，暴雨后云雾将远山裁成金箔。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树叶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山涧的溪流变得湍急，撞击岩石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归鸟掠过半山腰的竹林，惊起一片沙沙声，山便在这起伏的韵律中沉入暮色。

秋天的山最为绚烂，赤红与金黄如火焰般漫山燃烧。晨霜为层林镀上银边，柿子树上挂满了橙红色的果实，宛如一盏盏小灯笼。山路上铺满了厚厚的落叶，踩上去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远处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，与山间的雾气交融，勾勒出一幅宁静祥和的田园画卷。

冬季的山褪尽色彩，只余墨色轮廓。大雪飘落时，峰峦化作凝固的诗行。松树枝头挂满晶莹剔透的雾凇，宛如玉树琼枝。山涧溪流被冰封，冰层下偶尔传来潺潺水声，仿佛是大山在沉睡中呢喃。

这些都是站在远处望见的山，是被想象美化的梦境。

直到我踏上进山小径，才知看山时的浪漫在现实前的窘迫：石板路覆盖着青苔，藤蔓绊脚，树冠吞灭光线。暴雨突至时，碎石在陡坡滑落，我双手死死掐进灌木才稳住身形，恐惧与退缩涌上心头。越往深处走，越觉得山在以沉默回应我的热情。行至一处陡坡，脚下的碎石不断崩塌，我双手紧紧抓住身旁灌木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才勉强保持平衡。山腰处，云雾骤然漫上来，潮湿的雾气裹着松针的清香，却带来了彻骨的寒意。辨不清方向的恐惧缠绕心头，手机信号早已消失，世界仿佛只剩下脚下崎岖的山路与四周无尽的苍茫。就在我快要放弃时，拨开一丛灌木，竟撞见了隐藏在林间的古寺。飞檐上的铜铃在风中轻响，石阶缝隙里钻出的野草摇曳生姿，这座被时光遗忘的庙宇，成了迷途者的灯塔。

老住持端来一碗山泉水泡的野茶，茶汤在陶盏里泛着琥珀光，入口微苦，回甘却在舌尖洇开。他指着窗外若隐若现的山峰说：“远看是画，近看是谜，走进才知是修行。”这话像一记重锤，敲碎了我对山的浪漫想象。原来我们眼中的诗意，不过是山的冰山一角。在古寺留宿的夜晚，听着山风拍打着门窗，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，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浮躁与浅薄，意识到真正的美好需要用心去感受，用脚步去丈量。

再启程时，山路更陡，需手脚并用攀爬。登顶刹那，风卷云絮而来，脚下云海翻涌，连绵山脉如凝固的波浪。远处城市在雾中若隐若现，汗水未干的皮肤上，涌起战胜自我的炽热感动——真正的风景，藏在跋涉的尽头。

下山时步履轻快。回望那座山，我忽然懂得：“看山近”是生活馈赠的温柔星光，让我们在日常琐碎中保有对远方的向往；而“走山远”则是生命中的一场修行，教会我们以脚步丈量梦想，用坚持叩响成功之门。

如今在城市高楼远眺山峦，那一抹青色成了记忆的坐标，提醒着美好既需诗意图象，也需跨越山海的勇气。看山时的心动与走山时的坚韧，编织成最丰盈的生命底色，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